

父亲的收藏

□尹汉胤

字比较熟悉的。而邓拓与毛泽东交往深厚，曾主持编辑了5卷本《毛泽东选集》（晋察冀版）。于是几日后，父亲约上邓拓再次来到了那家店铺，经邓拓过目确定，父亲买下了那幅毛泽东的书法。

父亲一生中最高兴的一次收藏，便是他在重庆与柳亚子先生共同举办“柳诗尹画联展”时，将毛泽东的《沁园春·雪》及柳亚子先生的和词收入囊中的经历。

1945年10月，毛泽东来到重庆，开始进行国共谈判。

一日，父亲正在柳亚子寓所商量联展事宜，毛泽东派车来接亚子先生赴红岩村办事处晤谈，亚子先生随即邀请父亲同往。

在与毛泽东谈话时，亚子先生向毛泽东提出了父亲欲为其绘像的请求，毛泽东望着年轻的父亲欣然同意了。

几天后，由钱之光具体安排，父亲再次来到红岩村，为毛泽东画了写生像。亚子先生见到画像，即兴题诗一首：“恩马堂翁孙健，人间又见此头颅。鸾翔凤翥君堪喜，骥尾驴随我敢呼。岳峙渊渟真磊落，天心民意要同符。双江会合巴渝地，听取欢欣万众呼。”并决定在联展中展出此画。不久，毛泽东又给亚子先生一信，信中附有他写于1936年的旧作《沁园春·雪》，亚子先生阅后，兴奋地步原词牌写了一首和词，并将此作为重要展品一同展出。

父亲尹瘦石一生热爱收藏，其收藏可谓包罗万象，家具、字画、书籍、陶瓷、钱币、唱片、石头……但父亲始终秉持着自己的收藏理念，那就是藏品一定要蕴含独特的文化品味、特殊的历史意义、深厚的情感寄托。

上世纪50年代，父亲奉调北京中国画院。住家在前门外的鲜鱼口，距离城南的琉璃厂不远，遇有空闲便去逛一逛，经常与之结伴同去的是人民日报社长邓拓。邓拓对于中国书画有着精深研究，书画收藏独具眼光，其时正在撰写着一部《中国绘画史》。1946年父亲到张家口华北联合大学艺术学院美术系任教，结识了邓拓，两人一见如故，成为了好友。

一次逛琉璃厂时，一幅署名毛泽东写于民国二十八年二月的书法吸引了父亲的目光，落款为杜牧之题项羽庙诗录赠杜冰坡先生，但一时不能确定其真伪，便囑店家收藏好改日再来。

经了解杜冰坡是北京大学史学系的毕业生，曾留校任教并兼任过北大图书馆的管理员，其间与毛泽东是同事。在重庆时父亲见到过毛泽东的书法墨迹，对其

长汀有两台湾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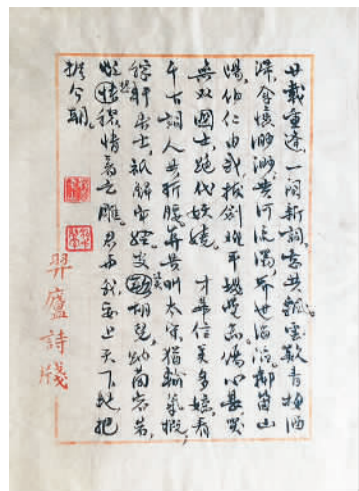
□董茂慧



长汀羊姑妈祖庙

轩，福建省长汀县四都人，被康熙帝喻旨评为“素怀忠诚”“首先归命”，追赠光禄大夫、太子少保。他15岁献伏兵计，指挥乡民结寨自保、大破扰民之兵，后助郑成功收复台湾，在清朝统一全国后说服郑克塽和群僚修表归顺。刘国轩战功赫赫政绩卓著，以智略闻名于世，长汀民间四处流传着他的传奇故事。

当年跟随刘国轩南征北战的闽西客家乡亲为众多，他们与刘国轩一起浴血奋战，驻守在台湾各部。刘国轩封侯任职后，跟随他的将士们陆续返乡，将士们将家人接往台湾居住。返乡中的将士有策武黄氏族人，翻涌的汀江以最隆重的仪式欢迎凯旋而归的亲人，震天的鞭炮、收复台湾的英勇故事、团聚的欢声笑语响彻云霄，激动过后才知兄弟中有一房已经分家外迁，急于与亲人



柳亚子和词

唱。虽东坡、幼安，犹瞠乎其后；更无论南唐小令、南宋慢词。中共诸子，禁余流传，讳莫如深。殆以词中类似帝王口吻，虑为意者攻讦之资？实则小节出入，何伤日月之明，固哉高堂，曷日当与润之评论之。余意润之豁达大度，决不以自欺，否则又何必写与余哉？情与天道，不得耳闻。恩来殆犹不免自鄙以下之讥哉！余词场跋扈，不自诩其狂，技痒效颦，以视润之，终逊一筹，殊自愧汗耳！瘦石既为润之绘像，以志崇拜英雄之慨；更爱此词，欲乞其无路以去，余忍痛诺之，并写和作，庶几词坛双璧欤？瘦石其永宝之。

亚子记于渝津南寓庐
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一日

不久，父亲在周恩来的安排下，辗转来到晋察冀解放区。适值柳亚子先生60诞辰，父亲怀着思念之情，画了一幅亚子先生肖像，云集张家口文学艺术家萧三、董鲁安、邓拓等人著文、赋诗，《晋察冀日报》为此出版了庆祝专刊。在大家的要求下，父亲将毛泽东的《沁园春·雪》柳亚子的和词以及带来的部分绘画作品，在华北联大举行了一个小型展览，弥补了重庆联展的缺憾。

1960年，父亲郑重地将毛泽东的《沁园春·雪》和亚子先生的和词捐献给了中央档案馆。

对于文物收藏，父亲一直奉行着与朋友共同分享的情怀。抗战中，徐悲鸿来到桂林，两个宜兴人在战乱中相见异乡，百感交集。悲鸿先生挥笔画马见赠，泼墨时对父亲案头一尊明广窑笔洗很是喜爱，父亲当即将其赠与悲

鸿先生。漫漫岁月中，父亲一直将这幅画悬于画室。当得知悲鸿先生逝世噩耗赴家中凭吊时，父亲蓦然发现，那尊当年送给悲鸿先生的笔洗，正默然于画案，含蕴着两人的真挚友谊。

父亲多年来一直订阅《考古》《文物》。每一件珍品，他都要认真查阅资料，一定要搞清楚文物的年代、出处、规制、用途、工艺等信息。遇有不明的问题，便向有关专家、学者请教，经常与之切磋的朋友有张伯驹、陈延冬、端木蕻良、聂绀弩、徐邦达、黄苗子、曹辛之等朋友，集思广益反复推敲以获得更多的鉴赏知识。

父亲毕生与读书、绘画、写字、收藏、喝茶、养花相伴，过着典型的文人生活，这也是他们那一代文人共同的生活情趣。早年四处奔波的父亲，晚年时却强烈思乡，一有机会就回到故乡宜兴。1992年，经过思考他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，将自己毕生的代表作和重要收藏无偿捐赠给宜兴。之后，父亲邀请有关文物专家对准备捐献的文物逐一鉴定，稍有存疑便撤下。

时至今日，我依然清晰地记得，父亲在做出捐赠决定后与我进行的一次谈话。

父亲望着我郑重地说：“你工作很努力，我相信你有能力生活得很好。我18岁时就被迫离开家乡，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了投身抗战宣传的艰苦岁月。我是喝着太湖水长大的，离开家乡多年，如今应该回报家乡了。”望着父亲充满深情的双眼，那一刻，我深刻理解了一个游子思念故乡的赤子之情，于是动情地对父亲说：“您一生的作品、收藏已经属于历史，能够整体保存在故乡无疑是最好的收藏。”



柳亚子像

州府有很高的知名度与影响力，由汀去台者亦数量极多，甚至影响改变了台湾的宗教信仰。

从汀州客家分灵带到台湾的“妈祖”被尊称为“汀州妈”，始建于康熙五十二年（公元1713年）嘉义县笨港天后宫所供奉的妈祖，以及始建于1981年的台中县龙井乡的龙天宫所供奉的妈祖。台湾岛内再由笨港天后宫和南瑤宫分灵而出的“汀州妈祖”更是多如繁星。

位于台湾彰化的定光庙、淡水和台南的定光寺则供奉着汀州客家的地方信仰——定光佛，寺庙又名“汀州会馆”或“鄞山寺”（鄞为古汀州别称），它们都是明清时期汀州移民所建。彰化定光庙中有一对联，上联道“古迹溯鄞江，换骨脱身，空色相乎圆光之外”，明确指出其发祥地在闽西汀州。

无独有偶，在长汀县的河田镇中街村还有一处小地名也叫“台湾府”，地名的来由与策武“台湾府”大同小异。在河田的“台湾府”里，有位95岁的俞廉老人还能带着几丝心酸唱民谣：“台湾糖、甜津津、甜在嘴、痛在心”。俞家上祖与台湾结婚，一海之遥家人永隔。台湾白糖蒸出的客家年糕，甜在舌尖，却掩不住思乡思亲的苦楚和滚烫的泪水。

福建长汀，一个县城境内有两个“台湾府”，无论是因民众与台湾联姻结缘，还是因地形相似，都是汀台交流、闽台渊源不容置疑的印记和佐证。小小的村庄，几百人家，静静扎根在青山绿水间一百多个春秋。传说中慢慢沉淀的故事在这两个闽西小村，与海峡对岸的“汀州妈”“定光佛”彼此映照。那些被我们称为同胞血脉的情怀，在缓缓流淌的汀江水中绵延不绝，侧侧转转呼应着山那边、海对岸挥刀不断的滚滚涛声！

◎食话

柴食记

□邱振刚

二十多年前一个深秋，我和几个大学同学相约登泰山。清早看罢了岱顶日出，下山时不打算再走回头路，从后山小路绕下山去。当年，这条路几乎没什么游客，路旁不少人家过着逍遥自在、不受打扰的山居生活。

中午，随身带的水和面包告罄，就进了路边一户人家。一进院，就看到满屋顶晾满了金黄色的玉米棒子，门口的一棵柿子树也是硕果累累，树下还有一套黑黝黝的炊具，安安稳稳地放在一只黄泥砌成的灶上。同学中有眼尖的，一眼就认出了摊煎饼的锅铲。只是和京津等地那种早餐车上做煎饼果子的锅铲相比，这只锅铲的直径要大一倍不止。

一位农妇从屋里走出招呼我们，我们说要吃煎饼。她回屋捧了一大捧玉米面，放在一只不锈钢盆里，稍稍添了些淀粉，再加存在大缸里的水和好了面，然后笑着对我们说要稍微醒一会儿才好。接着她取下原本用钉子挂在树干上的柴刀，坐下来削干树枝。她的柴刀呈椭圆形，只有鸭蛋大小，较细的一头是手柄，上面缠满了布条。这小小的柴刀貌不惊人，但颇锋利，只见她在树枝上轻轻一旋，就有一枚木片落下，顷刻间，她面前就有了一堆柴片。她起身把柴片塞进灶膛生好了火，又用一只木柄扁勺舀出一大团玉米面放在铛上，再徐徐摊开。十几秒后，煎饼已焦黄熟透，农妇手腕一抖，就把煎饼铲了下来，扔在旁边高粱秆儿编的浅筐里。我上去掂了掂，煎饼分量足有半斤上下。几张煎饼烙得了，她转身进厨房炒菜，很快端出一大盘肉末炒茄丁，又把一张矮脚方桌放在院子当中，我们的午饭也就开始了。

山东人喜吃煎饼全国闻名，但各地吃法颇有不同，鲁南沂蒙山区那种煎饼蘸酱卷大葱的吃法名气最大，而这里呢，吃法和吃馒头差不多，都是握在手里就着炒菜吃。有同伴要了她家自制的黄豆酱，用煎饼裹了，吃起来更见当年玉米的新鲜香味。我们吃饱喝足，算完饭价后，临出门，农妇不但把刚烙的煎饼满满装了一大塑料袋包送我们，又给我们每人塞了两个大红柿子。山里的人家，竟然淳朴到这等地步，我们下山路上一直都为此感慨。

后来，在京京火车上，我忽然想到，自己已经多年没吃在柴灶上烧出来的食物了。

我生长于鲁北一座小城市，对于家中燃料，印象最早的就是摇煤球，后来就是蜂窝煤、液化气罐。大概在我初中时，家中通了天然气管道。我小时候能接触到柴灶，是因为有时会住到近郊农村的姥姥家。上世纪80年代初的华北农村，大部分人家都还在烧柴或者烧秸秆。至今不灭的印象是，农家烧饭锅不但大——能放下好大一锅菜，能同时煮20多个大馒头，而且，同样是炒肉片、煮饺子、蒸馒头、炖排骨、烙大饼，从那口大铁锅里出来的食物，吃起来似乎格外香。后来，近郊农村也先后用上了煤和液化气，各家也就都拆了柴灶，改用小巧的铁质灶头。但那口大铁锅，倒是都好好留着，谁家赶上红白喜事，往往还要找出来洗刷干净了，好给宾客们准备酒席上的饭菜。

泰山之行后，又是多年没见过柴灶铁锅。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，成了有车族，不免经常自驾出游。京郊农家乐众多，基本上家家都号称有“铁锅炖鱼”之类，有的就直接拿“大灶台”做了店名，可进去一看，只得喟然长叹：基本上都在用天然气，灶台不过是个摆设，看上去干干净净，旁边墙上无任何烟熏痕迹，这样的灶台，垒成后大概就没用过！

我小时候在家乡农村看到的柴灶，所用柴木都是大块长条，个头不小。后来读到海明威《巴黎，流动的盛宴》中的文字，“我知道，要生火暖炉子，就得买一小捆树枝，三把劈好后用铁丝扎好的长度与半支铅笔相仿的短松木条，还要买一捆劈成短节的半干硬木，这得花不少钱呢”，心里颇不以为然，不大相信这等大块的木条竟然有资格被称为柴。记得是在工作后的第四个年头，我才见到有人当真在用这样的柴。

那次是去广西桂林出差，晚上赶完了稿发回报社，已经饿得不行，于是出门觅

食。当时已是午夜，大堂夜间值班经理说象鼻山公园门口应该尚有不少小吃摊子。我到了那里，只见摊子的确不少，每个摊子都毫无顾忌地向夜空散着香气，前来消夜的市民、游客或站或立，各自品尝自己手中的美味。我细细一看，发现这些摊子几乎都是用液化气罐，只有一家炸年糕的摊子用的是柴，外加一口小小的、简直比一只巴掌大不了多少的铁锅。我要了一份腊肉炒年糕，只见摊主是用一小堆干树叶引燃了一把捆扎得整整齐齐的细柴。这捆柴，每根的大小长短也真的如海明威笔下那样，“与半支铅笔相仿”。我问起柴木的来历，摊主说自家承包有一座枇杷林，这些都是从果树上修剪下来的。这捆柴别看小巧，竟然耐烧，点燃后很快就把一锅油烧得滚开了。待一道腊肉炒年糕做完，柴也不过烧了1/3。说起来，这道菜倒的确是柴灶铁锅出品，只是手推车上带的小锅小灶，比起记忆里的大灶台、大铁锅，的确袖珍含蓄了些，少了那一番淋漓尽致的气氛。

几年前，我在一个旅游网站注册了“呢称”，从此经常和“驴友”到全国各地旅行，越是偏僻处，越有兴致，这才多次遇到地道道的柴灶铁锅。记得一个冬日清晨，我和几个驴友乘车离了大雪覆盖的喀纳斯湖，来到位于中国、哈萨克斯坦边境的村庄白哈巴。山路蜿蜒，村子地势又低，我们在车上远远就望见了村庄全貌。只见草垛、围栏、木屋点缀在茫茫雪野中，有的人家屋顶冒起笔直的炊烟，眼前村庄酷似一幅水墨小品。进了村，司机把我们拉到一户牧民家中。这家存着的羊肉都在柴房里挂着，柴房不同于用原木垒成的居室，系取细木条搭建，背阴透风，正是储存的好地方，里面东西两面墙下都是劈好的木柴，码放得整整齐齐，一直堆到了房顶。

我们选了一块颇为肥硕的带骨羊肉，请主人做了一个羊肉烩面片、一个手把肉。吃完晚饭，我特意去厨房看那口煮羊肉的锅。那锅体型硕大，边沿足有一寸来厚，此时锅里尚有大半锅羊肉汤，最上面一层则是厚约寸许的羊油。我伸手在锅沿一摸，此时距离灶中熄火已经个把小时，但在零下二十多度的气温下，手中仍有蓬蓬勃勃的暖意，看来这口厚边铁锅的保温性能着实不错。

前不久，我和妻回到她的故乡，那是云贵高原上的一个小山村，村里至今在使用柴灶烧饭。和妻子幼小时不同，如今村里年轻人大半在外讨生活，各家基本只有留守老人、儿童，所以厨房中的大灶旁，往往又垒出一只小灶。老人日常都不用上山拾柴，只需把田里的农作物秸秆带些回来，就足够在小灶上煮饭炒菜了，那只大灶几个月都未必动用一次。妻朝着大灶台，比划着说起当初一家人围在这里烹煮年猪时的快乐，我也不禁悠然神往。

这天，岳母现杀了活鸡，又用这口小灶慢慢炖了。我用鸡汤连下了三碗米饭，兀自意犹未尽，这也是我迄今为止最后一次吃到柴灶烧出的饭菜了。

木柴加铁锅所烧饭菜为何更香，我始终不明其理，一度还以为为是心理作用，这一印象直到后来在电视上看到一位名厨的访谈才改变。名厨说，柴木的火焰，温度不过七八百度，而天然气燃烧的温度可以达到两千度。但是，柴木燃烧时，热辐射的范围比燃气炉大得多，锅中食物四面皆可受热，入味也就更均匀了。这点其实也是生活常识，当木柴烧起来时，距离灶台两三米外就感到热气扑面而来，而家中燃气炉烧得再旺，一两尺外就温度如常了。看到这里，我才相信铁锅柴灶烧菜更香，原来还真的有什么科学道理哩。

眼下这类锅灶越来越难觅到，固然可惜，但细细一想倒并非是坏事。天然气管道所到之处，灶台拆了，柴火也不用了，对林木资源的破坏自然也就减少了。而且天然气的确比其他燃料方便洁净，和环保大局相比，个人的喜好也就微不足道了。毕竟，时代在发展，科技在进步，总有一些似乎对自己很珍贵的事物在渐行渐远，若是一味迷恋旧物，无形中其实为新事物的出现制造了障碍。我们就让这些记忆留在岁月深处，自己还是迈步向前，且行且珍惜吧。



（本版图片来自网络）